



大事記解題卷十一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孝景皇帝二年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

解題曰顏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

解題曰按五宗世家德閼皆栗姬子也餘非皆程姬子也彭祖賈夫人子也發唐姬子也榮乃栗姬長子而不立者將建儲故也河間國都樂成今河間府樂

壽縣臨江國都江陵今江陵府睦陽國都陳今陳州宛丘縣汝南國都平輿今蔡州平輿縣廣川國都信都今冀州信都縣長沙國都臨湘今潭州長沙縣

六月丞相故安節侯申屠嘉薨

解題曰自嘉之死漢相之威權遂奪矣御史大夫維副貳丞相之官今鼂錯為之陶青特充位而已鼂統不正蓋自此始

秋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脩去年代下之約也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

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

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栢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高陵侯趙周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

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音反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功名有著

於當世者

彗星出東北雨雹於衡山熒惑逆行守北辰

彗星出東北雨雹於衡山熒惑逆行守北辰

間歲星逆行天庭中

解題曰史記景帝紀載災異甚悉漢書皆略之豈非以既見五行志不復重出歟夫其旨矣

漢孝景皇帝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詹事實 病

免太后除嬰門籍

解題曰按史記梁孝王世家二十一年復入朝

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

千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皇太后皇后太子各置詹事是時竇嬰必為太后詹事故於母子燕飲之際得以舉罰爵也嬰雖免官猶以外戚通門籍竇太后惡其

正論故併與門籍除之褚先生曰臣為即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立梁王為太子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苟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楚王戊來朝削其東海郡

解題曰按世家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奸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

削吳王濞章會稽郡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
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南連越北連匈
奴吳楚圍梁膠西濟南菑川膠東圍齊帝以中尉周亞
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故詹事實嬰為大將
軍屯滎陽曲周侯卬寄擊趙將軍欒布救齊救天下斬
御史大夫鼂錯以謝七國周亞夫壁昌邑南以梁委吳
而絕其糧道二月吳楚食盡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楚
王戊自殺三月東越斬吳王濞於丹徒欒布敗諸侯兵
解齊圍齊王將閻自殺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皆伏誅立齊太子壽為齊王夏六月乙
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立子端為
膠西王勝為中山王宗正禮為楚王秋九月卬寄欒布
滅趙趙王遂自殺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
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梁反發兵西鄉
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
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漢書本紀則曰
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

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
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
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合二紀而觀
之叙次之先後去取之詳略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
者矣吳王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東王膠西
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為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
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
也之反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
使吏劾繫訊治以膠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
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

稷陸下多病志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使諸

未嘗有此書吳王
反齊後悔背約
令守不得發兵
王弗聽而往來越未完其即中
吳其祖城守
堅守無二

心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

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

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觀吳王既敗度江走徒
保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

隨吳也但此書多張虛數也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從諸王自此以下部分諸越直音長沙者因王子定

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是時長沙定王已立長
沙以北皆漢即吳為

子孫雖有二人為列侯寔未嘗從吳南越亦未嘗寔為
吳用持以此路無人入寇敢張此虛聲耳願師古曰

漢中平定長沙已北而西越蜀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

人西面本約如此淮南三王不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濟諸王謂膠

濟南也趙涉說周亞夫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

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而吳亦欲會洛陽蓋形勢所

在當時所燕王趙王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

博胡眾入蕭關走長安燕王不反匈奴亦不肯入

之約則關中腹背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之楚

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曹誼

封淮南諸子蓋為是也楚王欲一有所出之久矣

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聽敢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絕

振弱伐暴以安劉氏也敝國雖貧寡人

節衣食之用積金錢兵革穀食夜以繼日三十

餘年矣凡皆為此於此可驗願諸王勉用之寡人金

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

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

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

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

齊為齊地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監酈寄乘

嬰與晁錯爭削諸侯地至是其拜袁盎為太常吳王

弟子德侯通為宗正及晁錯已誅遣盎奉宗廟奉宗

命也太常掌宗正輔親戚以親戚恩意使告吳條侯

宗廟者也宗廟者也將乘六乘傳會兵荊陽調發即縣兵皆竟起荊陽周

者發兵之常也左傳楚子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步遮

乘駟會師于臨品是也亞夫特乘傳會之而已此古

說亞夫曰遮說漢王同高帝之歲亞夫與三老董公

國其謀乃出于道旁一夫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

之言則人才豈有窮哉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

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黽院陘之間此入函

也且兵事山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此奇

謂少西去也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顏師

謂右去行遲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

止一二日也桓將軍說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

從天而下也也搜散通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太尉乘傳專

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

全兵皆會于荊陽故至雒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

孟今無動亦且輔王為義不反也豪傑雖非皆知

義然識事勢者也當是時漢豈可吾據荊陽荊陽以

動哉此劇孟所以不為吳用也吾據荊陽荊陽以

東無足憂者桓將軍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利險漢

邑漢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至淮陽問父絳侯故

敗矣荊陽以東即梁楚之郊矣容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

容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

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兵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

口塞吳釀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

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教萬人梁孝王

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睢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

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絕吳楚兵後食道枚乘說

吳王曰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貴先帝之遺約今

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枚乘吳人也其言若此則七國之眾皆不直其上矣

今太王還兵疾歸尚得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

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蕪林曰頭即習水戰者也願師古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曰鄧通以椎舡為黃頭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

吳之飢大王雖欲反不得已夫一淮南之計不

負其約晉灼曰吳楚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以乘之則乘布之解齊圍齊王之自殺在吳未敗之前史記

漢書皆叙于吳敗之後者特先叙吳事次叙齊事耳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趙囚邯鄲應

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如淳曰

韓韓安國也願師古曰將北地者弓高宿左右服虔

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也願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

察焉吳王不用乘策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

天子制詔將軍曰益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

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卬不獨于諸齊王中年長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吳王身自為使結之者也今奉

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

亡命臯人亂天下法稱病不朝一十餘年有司教請

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

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諸國

其大臣如楚殺張敖趙殺夷吾趙殺建德王悍是也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

無罪燒殘民家掘其卬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

無道燒宗廟謂高祖考文廟在郡國者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

之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

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

景帝首深刻而學中韓故其詔如此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

薄賦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

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晁錯為國遠

慮禍反近身衣盜推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

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

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皇極徑世書七國平

梁孝王霸有東土按梁孝王世家吳楚破而梁所破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殺虞畧興漢中分梁甯親有功又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招賢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

賜民爵一級

解題曰以七國平故

漢孝景皇帝四年春復置諸閔用傳出

解題曰應劭曰文帝十一年除閔無用傳至此復用

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解題曰榮景帝長子也徹武帝也按五宗世家景帝

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

曰榮德閔 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

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獨不殺武帝

者承宗廟大統故不別而為宗也武帝母王太后乃王夫人兒姁之姊

史記帝紀書立太子而不著名蓋言云長子當主也

也天下所共知不待名也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解題曰以立太子故也

徙汝南曰非為江都王賜梁王武汝南王非天子旌旗

解題曰按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

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
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為江都王 故

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梁孝王亦以破吳有功故
是賜景帝之意不過假至親光寵以鎮服南方耳

天子旌旗豈假人之具哉二王卒皆驕縱或累其

梁考或殺其子 江都王子建立為王佩其父所賜

頗及江都蓋愛之者非其道也 建遂自殺

秋七月臨江哀王闕薨無後國除

解題曰自七國平後諸侯有名而無寔其始終皆不
載有故則書

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

解題曰景帝壽陵也屬左馮翊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解題曰處勃於爽壇以賞其貞信徙賜於江北以防

其交通其名雖異然大意不欲淮南諸子近越耳淮

南王安所以不徙者以地不與越接故也 淮南王安

書曰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遣吏臣切聞之與中國異以

漢孝景皇帝五年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解題曰本紀書於四年 蓋太初以正月為歲首之

後所追記也班氏因其誤而失于釐正耳今移于五年之首中四年末本紀又書十月戊午日有食之亦誤也

夏五月丁卯封長公主子鳩為隆慶侯

解題曰按年表長公主嫖子也嫖竇太后女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栗姬太子子榮之斥王皇后武帝之立長公主有力焉史記本紀持書其子封侯以著其權寵 漢書削之

遣公主 匈奴單于

解題曰自高帝以來以宗室女名之公主嫁匈奴非

帝女也

漢孝景皇帝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解題曰兩漢廢后自此始

後九月伐馳道樹填蘭池

解題曰列樹以表道古制也伐之非矣填蘭池雖不知其故然塞池以為陸豈小役哉春秋書毀泉臺穀梁氏以為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正此意也史記載於本紀所以譏景帝廢古制勞民力漢書削之

漢孝景皇帝七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解題曰按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是年太子榮廢為王
梁孝王來朝乃梁孝王之一十九年也本傳曰二十
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馬迎
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
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
即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
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
袁盎等有所閑說于景帝竇太后謀格亦遂不復言
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史記漢書皆云
諸先生所載竇太后安車大駕一語乃辭歸國
素盎等論諫之辭皆世俗意之
生曰

諸一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列入小見列
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
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于禁門內飲于省中非士人
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
出與因車示風以大言而寔不與今出怨言謀畔逆
乃道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
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
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
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十月乙丑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解題曰史記本紀書廢栗太子繫以母姓者言由母
失寵而廢也按竇嬰傳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
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教
月諸賓賓客辨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

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技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與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嬰守節不終雖有愧於張湛然猶知保傅之職者也

中尉衛綰免以濟南太守邳都代之

解題曰按列傳詔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中尉掌治左右

宗室外戚者也景帝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如淳曰栗氏屬也卿其名

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邳都代捕栗氏

酷吏傳曰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行法

不避貴戚吏王信等有罪都敢行法乎所謂不避貴戚者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下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夫德是以無德法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之下網嘗察矣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之下網嘗察矣然奸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哉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矣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園斬彫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奸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至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貢而七國之亂發怨于錯錯卒以被其後有邳都寤成之屬

夏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王氏為皇后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解題曰景帝在而稱太后者妾賤不敢躡至尊故繫於其子之國而稱太后也史記本紀先書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次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其書法可謂正矣班氏書立皇后王氏第循常例而已以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

解題曰按本傳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景帝欲立栗氏則以綰為非擊斬之才而免之既立太子則又以綰為醇謹而為太子太傅豈非竊取孔子論孟公綽之意乎然人固有貌似而不同者綰持醇謹無它耳非文帝用萬石君東陽侯之比也

漢孝景皇帝中元年

解題曰為立太子而改元也

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解題曰亦為立太子而下也史記本紀書除禁錮蓋常赦所不及也

封致御史大夫周苛繇平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

陽侯

解題曰錄忠臣繼絕世也

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解題曰失其地

漢孝景皇帝中二年春二月定諸侯薨葬立嗣之制

解題曰始為定制因以抑損之也按本紀今諸侯王

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誅策列侯薨及諸

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誅策謚為之定謚也誅

類是也策哀策也皆死者之事也若列侯及諸侯太

傅封拜則立用策書命之官蓋兩策命之也諸侯王初

封太傅曰初除又曰之官蓋兩策命之也諸侯王初

御史大夫也顏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

大鴻臚行令者本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

大行令故事之尊者遺大鴻臚馬百官公卿表乃

云景帝中六年之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九年

更名太行令為大鴻臚更名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祿

祠賜視喪事因立嗣子重如惠帝時齊悼惠王薨至

遣苗侯立其嗣子其可知矣列侯薨遣太中大夫

今止遣光祿大夫蓋抑損之也又降光其薨葬國得

弔祠視喪事因立嗣祿大夫一等也

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輓喪謂引

謂穿墳中也復土謂既拵墳而復土也治墳謂既復

土而築冢及雜役也此四事者每事不過二百人

凶奴入燕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凶奴入燕遂不和親

三月臨江王榮下中尉府自殺國除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而

漢書本紀乃書曰臨江王榮坐侵太廟宗地徵請中尉自殺史記所以不書而坐者蓋謂此持姑為之名其寔召來使酷吏殺之耳班氏乃用他諸侯真有罪例亦何所發明哉景帝深刻少恩既已廢榮而又必欲殺之邛都敢直諫雖非可援以風指者然麤厲庸暗如鷹犬唯主所用苟下之中尉府則都治之必不遺力帝固知其可使也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雖暫免歸景帝復拜為鴈門太守匈奴至為偶人象邛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

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邛都觀此則景帝之情可見矣漢書作匈奴患之乃中都以為漢法非也是時後中都以為漢法史記大事記又書臨江王徵自殺蓋田燕數萬為街土置冢上其逆天理悖人心志一之動氣至於如此

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

解題曰守之加大尉之加都皆隆其名也是時方收諸侯之權隆此所以殺被也

梁王武使人刺殺故楚相袁盎詣闕謝罪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列傳齊人公孫詭多奇邪計初

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內史

缺孝王新得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實太后聞

乃詔王以韓安國為內史實太后駙寇梁孝王以養成其蒙始與鄭武姜寵推

改同科然觀其自用韓安國為內史之意則猶有調護不陷于叛逆此鄭武姜所不能及也公孫

詭與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公孫詭羊勝之

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刺者至閔中

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

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

之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安陵郭門外吳楚已破上以

素盎病免君家與閔里浮沈相隨行

家景帝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

進說其後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

此怨盎新治安中削厲工工曰梁即某子來治此劍以

此發覺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

內史韓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王泣請死王曰

何至此觀此語則驕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

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

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

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

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

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姪太子母栗用宮垣

事卒自殺中尉府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

有親兄女知其不狼為今大王犯上禁撓明法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若詭勝不出則景帝宵

子兄弟之間皆不能全矣韓安國所王乃令詭勝

皆自殺出之梁王始與詭勝有謀郅陽爭以

故見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詭死

孝思陽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

解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策

即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

欲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

而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怨於太后群臣諫

也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

也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死如毛麓耳故事所

以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郅魯守經學齊楚多

辯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

還還過我而西郅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

臣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

眾眾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三長

君士無過此者矣邠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遇

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通鑑

作王皇后兄是時皇后正位已久不應謂之美 鄒陽

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

有然則王皇后之立不惟善智教 而長君行迹多不

循道理者今 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

怫鬱泣血無所發 齒側目於 臣矣非叔之也

長君誠能 為上言之得 竟 長君必因自結

於 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

不探 焉觀此則詭勝自殺之後 慶父親殺

公季子緩追 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

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

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是時

文吏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

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

於是遣田叔往治之然後得釋因上書請朝五峯胡

志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

越人之度量者何欵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

存亡在敬肆之問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

於梁王梁王忍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此乃安國為梁使時事至于殺詭勝時安國

李事記解題卷上

平

殺詭勝漢使還報梁事
皆得釋當以此為證

漢孝景皇帝中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解題曰顏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

十二月匈奴王徐盧等七人降皆封為列侯

解題曰外國歸義封者始於文帝世弓高襄成兩侯
然二人者皆韓王信子孫本皆中國之人能自拔於
匈奴率其眾復歸中國封之不為過也彼徐盧等本
匈奴酋長景帝乃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之議雖
若迂濶其用意則遠矣景帝所以顯沮之者以向者
引正義裁后兄王信之封無辭以屈之故發憤於此

也

敢專封爵必與大臣其

古之成法景

帝

意而輕廢之此亞夫所以謝病也自是以

後

益行其意封爵紛然丞相亦不復以此為

守矣

春二月丁巳封子乘為清河王

解題曰按地理志清河王都清陽今恩州清河縣

夏四月旱禁酤酒

解題曰文帝詔曰為酒醪以靡穀者多歲旱而禁酒

意蓋在此也

秋九月丞相周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解題曰亞夫既以守職忤意免代之者其選可知
漢孝景皇帝中四年春三月作德陽宮

解題曰臣瓚曰是景帝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

夏宮

秋赦徒作陽

解題曰按本紀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蓋

以者多故願就官刑者特免其死也然則

景帝作壽陵徒役之衆刑辟之煩亦可知矣赦有及
天下者有及一方者用及一人者此赦止及陽陵一
所它縣不語也

漢孝景皇帝中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解題曰本紀書於移於此說見前五年

夏五月甲戌封皇后兄信為蓋侯

解題曰周亞夫免相既二而王信始封侯公議之
可畏如此

六月丁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大水

解題曰肆赦賜爵不知其由記本紀書六月丁巳

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然則恩霈或為水潦而

下與

令諸侯王不得治國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它官皆損其

員

解題曰諸侯王既不得治國則建空 於一國之上

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矣漢初諸侯 國置

官一如天朝固僭擬太過今悉減黜之簡陋不復成

邦與郡縣殆無以異也方是時懲艾七國之禍 恐

諸侯之不輕及王莽篡逆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

數惟恐在後其兆寔見於此是古為治者以執中為

百官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盤緩綬 如淳曰

以 奇戶 掌治其國有 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

武職丞相統眾官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

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

御史 尉少府宗正博士宮大夫謁者郎諸官

謁者受賜取告 賈誼新書 履薄冰以皇帝在 所 官法 之 官衛 織

乃廉 平端 事皇帝 論 之 日 一 用 漢 或 不 中

之與諸 臣 之 列 侯 疾 然 乃 將 至 尊 則 天 之

子列卿秩一 黃 金 之 印 而 尊 無 秩 加 二 千 石 之 上 天

人主登臣而 尊 臣 今 既 同 卿 秩 一 千 石 則 臣 已 上 天

秩為二千石 御 印 秩 二 千 石 則 卿 秩 一 千 石 則 臣 已 上 天

齊天子視號 曰 太后 諸 侯 親 號 曰 齊 則 百 節 具 惡 得 不

既已諸侯則 曰 太后 諸 侯 親 號 曰 齊 則 百 節 具 惡 得 不

大事記解題卷上

三

鈞矣是也天曰令甲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今
子車曰乘與諸侯車曰乘與等也衣被乘與次齊
經緯也安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也然則
謂主者安居臣者必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
貴賤之別并力天根著於容也所恃以別貴賤明
性則同人勞無別然則所謂臣且不息消漫無紀
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膚之耳逆習乎晝有近貌
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惡能近貌
孔子曰君臣同倫異服不徒容有常以齊其民德
彼者人衣不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
於而息此也五宗世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累可
謂自除內史以下漢世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
御史廷尉正博士于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
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銀印諸侯車也
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秋九月詔諸獄疑輒讞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
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
市朋党比周以苛為察以克為明令亡罪者失賊朕
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
若難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此詔則善
矣然以苛為察以克為明必有所自不反其本而治
其末雖勤無益也司馬子長不載景帝諸詔其有以
哉

漢孝景皇帝中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解題曰按世家三十五年冬復朝年表中六年即梁孝王之三十五年也上疏欲留上勿許歸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既歸國六

月而卒是以知其朝十月也自殺表登之後凡甫朝京師其始也

帝至與同車輦其後也上疏欲留勿許友愛日疎恩數日薄寵之既過而摧折之復驟斯其所以憂死與

十二月改諸官名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更命廷尉為大理百官表武帝建元四年復

為廷尉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百官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

初元中尉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按武帝元光四年賣嬰田蚡廷辨主爵都尉是魏其然則景帝雖改為

都尉至武帝世即改為右快風故記載尚舊名志

其都尉之稱亦如廷尉暫改為長信詹事為長信少

府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

以長信少府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也

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也應劭曰詹省也給也

璫曰茂陵書曰詹將行為大長秩百官表將行秦官景

事秩真二千石或用人或士人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

秋或長秋後漢百官志本注曰秦有詹事一人位在

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成帝省之然則大行為行

長信詹事少府亦多宦者也用秩二千石大行為行

人為大行景帝廢太子榮蓋由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

大行當在廢立太子之前又百官表典容景帝中六

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景帝後元年更以大內戶
名大農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以內戶
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按前漢百官表宗正之
內官屬少府中屬王爵後屬宗正常昭曰太內京師
府藏以律歷志考之分寸尺大引職在內官則常昭
之說是也所謂大內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為衛
者特官之長耳
尉百官表衛尉秦官景帝初更中大夫令後元年復
尉為衛尉所以更名中大夫令者是時中大夫必屬
也

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解題曰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時
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官則
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

春二月乙卯

解題曰自文帝誅新垣平後至是始復郊五時按封
禪書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
所祈

夏四月梁王武薨立其子買為梁王五月丙戌分梁
地立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山陽王
不識為濟陰王

解題曰盡封其子所以尉太后之心瓜分其地所以
析尾大之勢
定長吏車服之制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轡應劭曰車耳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及朱其次乃編其右轡以鞞為之或用華如淳曰轡音反小車兩屏也顏師古曰據許慎季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素盈即是有輦蔽之車也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西漢之俗樂易有餘而節廉不足觀陳遵過左阿軍之事雖至季世此俗尚未改也

匈奴入鴈門上郡

解題曰按匈奴傳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然則今年與後二年之寇皆非大入也

以窳成為中尉

解題曰五峯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窳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入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

城陽共王喜薨

解題曰城陽景王章之子也吳王濞之反發使約齊
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
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章死雖久忠烈凜然七國尚
不敢汚其子以非義孰謂其生而缺望乎如喜之秉
節守職亦克肖其父者也漢書吳王濞傳削去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十八字

漢孝景皇帝後元年

解題曰不知改元之由當考

春正月詔獄讞不當不為失

解題曰景帝雖深刻然承文帝之後故恤刑之詔屢

下焉

三月丁巳赦天下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
酺五日民得酤酒

解題曰以改元而行慶賜也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
如淳所謂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賜之其說是也
苟官高而爵卑一旦去官雖繇役而不免也謂不更以下
中三年以早禁酤酒至是除其禁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條侯周亞
天下獄死

解題曰按本傳綰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

奏

顏師古曰言守戒而已

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帝以為

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譙郡張氏曰景帝稱實嬰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以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綰車戣之賤士也其推魯庸 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得偶馬而愛之可乎帝之惡周惡夫也曰此鞅者非所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

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下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上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剗切不苟其形若難制而慢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

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垂夫乃用是不免則
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漢孝景皇帝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解題曰史記列表各書元年蓋漢初封列侯乃猶有

君國子民之意也漢書列侯年表但書某年某月封不書元年失其旨矣故文

帝遣列侯就國之詔曰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今列侯多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

教訓其民然則豈徒使之利租稅之入而已哉景帝

既不令諸侯王治事故亦省轍侯之國自是之後事

權皆在其相所謂侯國者亦與縣邑無異矣

以歲不登禁內史郡不得以粟食馬令徒隸衣七縷布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今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

官是時閏中未分三輔皆稱內史郡漢書正書內郡

者謂沒入今徒隸衣七駿布索隱曰蓋今七升布言

口駿八十縷也正義曰馬碾磑之比為歲不登

禁天下食不造歲不造歲未詳正義曰造至也禁天

此皆自古荒政之遺法與曲禮玉藻穀梁相出入禮曲

曰歲凶年穀不發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

奈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

成君衣布搢本閔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上功不與
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浸之禮君食兼味羹
不塗弛侯建道不除百官班史止載食馬粟一事餘
布而不至鬼神禱而不祀

皆不書

夏五月詔貨筭四得官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

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

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官服虔曰訾

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陌

訾十筭乃得為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利

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或訾四筭廉士筭不必眾有

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贓

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恐之訾筭四得官

亡今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租長陵田

解題曰長陵禁耕地必廣景帝賦以與貧民使奉陵

邑可也今書曰租長陵田是利其租入而已奉先之

意哀矣

漢孝景皇帝後三年春正月 勸農桑禁采黃金珠

解題曰景帝習見漢初重本抑末之意故勸農之詔

屢下焉按本紀詔曰其令郡 務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物謂麻葛果吏庸采黃金珠玉者坐

賊為盜章昭曰發民用其也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取庸用其資以贖也

甲寅皇太子冠

當時官吏求

利于此可見

大事記解題卷上

三五

甲 解題曰景帝以甲子崩相距纔十日耳蓋武帝方十六未冠故亟加元服也

帝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太史公曰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三孝

不復憂異姓而錯刻削諸侯遂使國俱起合

從而西鄉以諸侯威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反主父

言之而諸侯以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子長之贊如此輕重抑揚之意可孟堅乃謂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豈有旨哉厚致

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懼失措其

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冠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迥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諛用間絀申屠嘉戮晁錯殺用亞夫而君臣之道乘缺其視乃翁益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前業耳臣

癸酉葬陽陵

解題曰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

四十五里

上謚曰孝景皇帝

解題曰用史文帝紀例書

丙子太子即位

解題曰按史記大事記書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

子太子立景帝以癸酉葬武帝以丙子立用惠帝以
來既葬即位之典也班氏景紀書甲子帝崩武紀又
書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崩之日遽即位也其誤甚
矣蓋武帝享國多歷年所招方士求長年恤典廢而
不講受遺大臣如霍光輩皆不學少文故武帝以丁
卯崩明日戊辰昭帝遽即位是後元之繼宣成之繼
元哀之繼成皆以葬前正位號昌邑王平帝即位于
其至偶自古既葬即位之禮遂廢矣班氏習徒見漢
中業以後故事不復知先王之典制謬誤若此比者
非一條也

二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周陽侯

解題曰景帝封后弟已非故典武帝又封母之異父
同母弟恩亦濫矣

漢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解題曰按封禪書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
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

獸曰狩云然則元狩以前年號皆史官追書也

以帝紀考

之一元則建元也二元則元光也三元則元朔也四
元則元狩也有司不言元朔改元之由者蓋自建
元至元封率六年而改元光之後久無天瑞
故六年而復更始耳朔者始也更為初始可也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之士轅固以老罷歸以董仲舒為江都相莊助為中大夫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解題曰按本紀列傳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轅

固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

人言耳

故異端者必兼知其長短識其受病之原然後可治今固未嘗深考而徒詆訾之宜其起

竇太后之怒也

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

比之於律令也

乃使固入園擊蠹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

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蠹正中其心蠹應手而倒

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復景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

傅疾

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

老罷

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事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此公孫弘初應賢良

事也通鑑載於再應賢良時誤矣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下惟講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

年不窺園精如元武帝即位舉賢

士前

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三策多於通釋

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

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

顏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粥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師妻妾遂其供

養之事

顏師古曰若者務反之辭也子無子即復孫也遂中也復方日反

五月詔修川祠

解題曰此武帝禱祠之始也按本紀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詞為歲事曲加禮

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

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

為太中大夫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

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內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

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

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乃徵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

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

方今善人譽人侯故至丞相然尹侯且疾惡人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

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

夫王臧為郎中令王臧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

一歲中為郎中令

秋七月詔省衛士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

解題曰按漢書詔曰衛士轉置迎二萬人衛上

其數本無二萬併數轉置送迎者乃有二萬人耳其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

民顏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祖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徵魯申公儀立明堂帝問以政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

言顧力如何耳

解題曰申公在漢初諸儒中進退出入蓋多可儀然

其對武帝簡日要切一言而盡帝終身之病彼陸沈

巖谷不為時用者其所存殆未可量度也按儒林傳

王臧趙綰皆受詩於申公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

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東

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又徵枚乘道死

解題曰按列傳乘游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觀徵枚生之意宜其中公落難合也

內史寧成抵罪髡鉗

解題曰按賈誼傳誼上疏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寧成始按本傳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乃解脫詐克傳出闔歸家賈貸彼田十餘頃假貧民使數千家數年會

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漢孝武皇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解題曰按本傳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

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推循百姓流譽天下時

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迎未有因也使安真能讀聖

享于天子之文必不敢行陰德流譽天下思率得改行之訓必不敢怨望時欲叛遂今所為若則所好者亦端邪說而已王鳳拒東平王求書之辭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且夕誦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意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于經術者不愛于王蓋懲艾乎此也然不能迪其而徒心及建元二年淮南王禁其書寧能使之終不見耶

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

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

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武帝方少

壯田蚡以至親本兵柄見諸侯之有惡譽者遽有它心然則王者之待親戚不教之以義徒厚之以恩無

益也九經以尊賢在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親之先其有以哉物陰給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田蚡尚可結其餘誰不可結哉此所以益增其

達謀也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丞相竇嬰太尉田

蚡免以石建為郎中令弟慶為內史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

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

列侯就國除闕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此四者當時

之規舉適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

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

太后此二者所以取也使當時不急於責戚則明堂可成闕可除服制可講矣然於天下亦未有大

損益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推

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及建

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官帝昭曰欲奪其權也竇

太后大怒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

盡下趙綰王臧吏皆自殺而免丞相太尉中公亦疾

免以歸此非武帝意也故竇太萬石君家以孝謹聞

后既崩儒生復用焉

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王臧以文學獲非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慶為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太治為主石相祠申公既為楚王戊胥靡歸魯退居家教出不絕賓客可謂深自懲艾矣獨以經為訓疑者則闕不傳可謂有右經師之模範矣彼趙綰王臧雖嘗北面稱弟子觀其請毋奏事東宮觸竇太后之怒遂以姦利見誅輕淺浮偽一至於是在門時豈無可見者乎為申公者聞其進用盍以辱吾道為憂可也今反依籍之以興

禮樂一舉而有

焉樂其意嚮之

深考其

實一也眩於名位而忘其人之素二也黽勉庶幾行志而不守初見武帝之正對三也得非自及尚未深格局尚未進志雖及之而力尚未足以守之耶此儒者之大戒也厭空言者必尊寔行綰臧既敗之後石建兄弟遂以孝謹並用事勢相激無足怪者雖然吾竊有感焉陰長則陽消小人進則君子退至於孝謹之人本非儒者之敵乃良資美質教所當先施者也儒者既無寔行非特不足以啓迪之反使世俗崇獎之以為訕薄儒者之具苟儒者自名以為君子而措

彼為小人不可耶

初置茂陵邑

解題曰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顏師古曰黃圖云水槐里之茂鄉也地理志屬右扶風

漢孝武皇帝建元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解題曰按列傳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

議者多怨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恭強欲稍

侵削數奏恭其過惡

此漢廷臣所見也

諸侯王自以骨肉至

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

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

證其

多自以侵寬

此諸侯所懷也

建元二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歡思者不

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

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曰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照漂山

聚蠱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

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

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

羽翮飛內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
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
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
聞諛言之徒蠱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
也臣聞社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
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
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為
入宗室墳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
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
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重諸侯之禮讀中山王勝之對則王氏移漢
之兆見矣讀臨苗王植之奏則司馬氏移魏之禍成
矣使漢武魏明深有動乎其中融彼此合內外而中
持衡焉庶乎其可也今屑上毛舉細故以塞責豈足
以回天下之大勢哉

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

解題曰顏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飢
初作便門橋

解題曰茂陵之移於此可見顏師古曰便門長安城
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

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

廢濟川王明為庶人遷房陵國除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明梁孝王子也坐射殺中傳廢遷房陵應劭曰中傳宦者也

閩越圍東甌遣莊助發兵救之遂徙其眾於江淮間

解題曰武帝四夷之功始於此按史記列傳建元三

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

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是時田蚡已罷大尉蓋以親信與大議猶以故官為稱也

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及覆不足以煩中

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此正論也蚡難有漢初將相之典於

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採德弗能覆誠

能河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

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

子萬國乎助之言非特大多寔少武帝使近臣折大臣蓋始於此上曰太尉未

足與計吾即位之初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武帝雖好兵然

即位之初不敢輕出乃遣莊助節發兵會稽會稽以

太守欲拒不為發兵呂氏之難襄平侯持節塢內大尉北軍朱孟侯已殺呂產少帝

命謁者持節勞朱孟侯欲奪節朱孟侯信謁者不肯

朱孟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虎符則不可發兵耳此太守所以拒兵也助乃斬

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掠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將相表大事記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望者東甌王之名也廣武侯者既降漢所封也

始為微行起上林苑

解題曰按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微行使出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符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滿下十分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時夜出夕還

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

後南山下

知微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

所後乃私更衣從宜曲以南十二所中休

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楊先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

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

顏師古曰舉計其數

而為簿籍也阿城木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

蓋屋以東宜春以

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是時未分三輔閩中諸縣分屬中尉左右內史也按九理志建元六年分內史為左右內史然則起上林苑或在六年之後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東與傳蓋終言之也

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孫靜慈天表之應也時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也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顏師古曰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

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蓋屋鄂杜乎奢制天下之變上林雖小臣尚為大也夫殷作

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葉臺而楚民散馬願師古曰章華臺秦興阿房之殿而天糞土愚臣志

生觸死逆盛意隆指罪當萬願願陳泰

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一星凡六星符六

階者天子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

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星為女主人

階下星為諸人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星為女主人

抵咸獲其天下太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

乏祀日有良之天潤不浸稼穡不咸冬雷夏霜百姓

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兵甲修宮榭廣苑囿

則上階為之卷疏門也以孝武王有此事故朔為

陳以觀大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

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漢孝武皇帝建元四年南越王趙佗死其孫胡立為南越王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佗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
王皇甫謐曰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漢孝武皇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

解題曰按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直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
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
文謂課者也以此言考之孝文尚置傳記博士安有獨
遣五經之理本紀是歲書置五經博士者非始置也
即岐所謂獨立五經罷傳記博士之時也然爾雅專
載訓詁治經者所當通習故不必專置博士至於論
語孝經孟子於學者最為切要孝文立之當失武帝
有感於董仲舒之言奮然罷黜百家而不深考其寔
遂使三書下同傳記之立豈不過甚矣哉

大事記解題卷第十一

大華通稱國卷第十

...

...

...

...

...

...

...

...

...



